

高校声乐教学中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合路径探究

贾瑾瑜

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 民族音乐元素是推动高校声乐教学实现本土化、特色化转型的核心支撑, 其深度融入不仅能唤醒学生的文化自觉与爱国热忱, 更能重构声乐教学的文化内核与育人逻辑。当前高校声乐教学存在“重洋轻土”的认知偏差与实践壁垒, 少数民族音乐教学处于边缘化状态。本文从文化传承、教学革新、人才培养三重维度, 剖析民族音乐元素融入高校声乐教学的深层价值, 结合地域院校教学实践痛点, 诊断二者融合的现实梗阻, 进而从教学体系重构、文化阐释深化、实践范式创新、评价机制优化等层面, 提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操性的融合路径, 为高校声乐教学的高质量发展与传统民族音乐的活态传承提供学理参考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 高校声乐教学; 民族音乐元素; 文化传承; 教学范式; 育人机制

DOI: 10.64216/3080-1516.26.02.059

引言

声乐教学是高校音乐专业的核心育人的重要板块, 其设立初衷既包含培育高素质音乐艺术人才的专业目标, 也承载着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使命。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我国高校声乐教学形成了以西方美声体系为核心的教学范式, 虽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拓宽艺术视野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但也存在本土民族音乐文化在教学场域中的话语权式微——不仅传统民歌的教学停留在“技法模仿”层面, 更忽视了其背后的文化语境与精神内核, 而地域特色民族音乐的教学更是长期缺位。这种教学失衡在多民族聚居的西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地彝族的海菜腔、傣族的赞哈调、纳西族的白沙细乐等极具文化辨识度的音乐形式, 大多仅作为课外拓展内容被浅尝辄止地提及, 从未进入核心课程体系。更值得关注的是, 部分院校即便开设了民族音乐相关选修课, 也因课时占比低、师资力量薄弱而沦为“摆设”, 学生了解西洋作品的发声与共鸣, 却对本土民族歌曲的演唱语境和文化寓意一无所知, 这种失衡既制约了声乐教学的本土化转型, 也阻碍了民族音乐的系统性传承。基于此, 高校声乐教学亟需以民族音乐元素为纽带, 实现专业教学与文化遗产的深度耦合, 通过科学研判与精细化实践, 破解融合壁垒, 驱动教学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

1 高校声乐教学融入民族音乐元素的深层价值

1.1 文化维度: 夯实民族音乐传承的教育根基

民族音乐是各民族文化记忆的鲜活载体, 其旋律、歌词、唱法中蕴藏着特定地域的生产方式、民俗传统与精神信仰。在高校声乐教学中植入民族音乐元素, 并非

简单的“曲目补充”, 而是构建民族音乐传承的教育闭环。以云南地域民族音乐为例, 其独特的旋律与衬词承载着族群内部的情感联结与语言智慧, 学生在学唱过程中, 不仅能掌握其演唱技巧, 更能透过旋律触摸对应民族的文化肌理, 形成对民族文化的深度认同。以傣族经典曲目《月光下的凤尾竹》为例, 其悠扬的旋律与婉转的唱腔并非单纯的音符组合, 而是蕴含着傣族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对浪漫婚恋的向往以及对和谐生活的追求。若能结合傣族泼水节的祈福传统、傣家竹楼的生活场景开展教学, 学生便能在演唱中精准传递出曲调里的柔情与灵动, 而非仅停留在机械的旋律复刻层面。这种沉浸式的文化教学, 还能促使学生主动去挖掘民族音乐背后的历史故事, 比如追溯《月光下的凤尾竹》的创作背景, 了解其与傣族地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的关联, 从而建立起更立体的民族文化认知。云南拥有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 各民族音乐形态迥异却又相互交融, 白族的《蝴蝶泉边》、哈尼族的多声部民歌、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等, 都是不可多得的教学素材, 将这些曲目纳入课程, 能让学生完整感知云南民族音乐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这种教育场域中的文化浸润, 能将零散的民间音乐传承转化为系统化、专业化的知识传递, 为民族音乐的活态传承筑牢人才与认知根基。

1.2 教学维度: 重构声乐教学的本土化育人逻辑

长期以来, 高校声乐教学的评价标准与教学体系多参照西方美声范式, 存在教学内容与本土文化语境脱节的问题, 学生的演唱呈现“技法娴熟而情感空泛”的局面。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入, 能够重构声乐教学的育人逻辑: 一方面, 民族音乐的多元唱法可弥补西方唱法体系

的单一性,帮助学生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发声与审美体系;另一方面,民族音乐的文化阐释要求教师将“技法教学”与“文化解读”结合,推动教学从“技术训练”向“文化育人”转型,实现专业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协同提升。比如蒙古族长调的“诺古拉”润腔技巧,既需要演唱者具备美声唱法中胸腹式联合呼吸的功底,又要求其能精准拿捏草原文化独有的辽阔意境,这种跨体系的技法对比,能让学生打破“唯美声独尊”的认知局限,形成更全面的声乐审美认知。此外,民族音乐中丰富的节奏型与调式体系,如侗族大歌的多声部和声、苗族飞歌的自由节拍,还能拓展学生的音乐创作思维,让其在技法学习之外收获更多元的艺术启发。云南彝族的海菜腔就极具教学价值,其真假声交替的演唱技法、即兴编词的创作特点,与美声唱法的固定发声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学生在对比学习中,既能夯实发声功底,又能掌握民族唱法的灵动性。

1.3 人才维度:培育兼具专业能力与文化自觉的复合型人才

新时代音乐人才的核心素养,既包含精湛的演唱技艺,也涵盖深厚的文化自觉。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入,能让学生在专业学习中建立“本土文化自信”——通过对比不同地域、民族的音乐风格,学生可形成对中国民族音乐多样性的认知;通过参与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学生能实现从“文化接受者”到“文化传播者”的身份转变。近年来在高校中出现彝族海菜腔与现代编曲技法融合创作的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校内展演中引发共鸣,还通过地方文旅以及国家赛事平台走进大众视野,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民族音乐创新转化的价值与意义。在学习过程中,依托云南省音乐家协会、云南文旅等平台资源,将云南民族音乐与高校声乐教学实践深度绑定,既拓展了教学实践场景,又强化了学生的文化传播使命,这种培育模式,能为社会输送兼具专业竞争力与文化使命感的复合型音乐人才,契合文化强国战略下对艺术人才的核心要求。

2 高校声乐教学中民族音乐元素融合的现实不足与深层成因

2.1 现实不足:从教学内容到认知理念的多重失衡

当前高校声乐教学中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合存在显著的实践壁垒。其一,教学内容的表层化:民族音乐教学多局限于汉族经典民歌的技法训练,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覆盖不足,即便是云南等民族地区院校,也未将地域特色作品纳入核心教学内容,且现有教学仅聚焦旋律与

歌词的模仿,忽视了其背后的民俗文化与演唱语境。部分院校的民族声乐教材甚至存在内容滞后问题,收录的曲目多为20世纪经典作品,缺乏对新时代民族音乐创新成果的吸纳,也未结合地域特色增补本土化教学素材,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究欲望,像云南独龙族的民歌、怒族的“哦得得”等小众却珍贵的音乐形式,更是从未出现在教学内容中。其二,教学模式的同质化:仍沿用西方声乐的“一对一技法训练”模式,未针对民族音乐的群体性、民俗性特征设计教学场景,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民族音乐“源于生活、用于社群”的本质属性。其三,认知理念的偏差:高校层面存在“重专业技法、轻文化传承”的考核导向,学生层面则受“西方体系更具专业性”的认知影响,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主动性不足,形成“重洋轻土”的恶性循环。

2.2 深层成因:文化话语权、师资素养与评价机制的三重制约

上述现实不足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层的结构性成因。首先是文化话语权的失衡:长期以来西方声乐体系在高校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导致民族音乐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未得到充分的学术阐释与教学认可,其在教材编写、课程设置中的权重远低于西方音乐。其次是师资素养的短板:多数声乐教师的专业背景为西方美声体系,对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与演唱技法缺乏系统研究,难以实现“技法教学”与“文化解读”的有机融合,无法提供深度的文化与技法指导。院校缺乏常态化的民族音乐师资培训机制,难以持续提升教师的综合教学素养,尤其在少数民族音乐的专业教学能力上,师资缺口更为明显。最后是评价机制较单一,现有声乐教学评价可以将音准、音色等技法,结合作品选择、文化理解、情感表达、创新转化等维度纳入考核,增加民族音乐的融合长效的制度激励。

3 高校声乐教学融合民族音乐元素的深度融合路径

3.1 教学体系重构:从“曲目补充”到“体系嵌入”的转型

3.1.1 课程体系的分层设计

构建有地域特色民族声乐课程体系:基础层开设《中国民族音乐概论》,系统讲授各民族音乐的文化源流与艺术特征,重点解读地域特色作品的民俗语境;提升层设置《民族声乐技法》专项课程,对比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发声逻辑;创新层开设《民族音乐改编与创作》,引导学生将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创作结合,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跨界融合。同时可配套开设云南民族音乐采风实践课程,作为必修学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划定大理、丽江、红河等多个采风基地,保障学生有充足时间深入云南民族地区开展实地学习,近距离接触原生态民族音乐。

3.1.2 教学模式的场景化革新

打破“教室单一授课”的局限,针对民族音乐的民俗属性设计场景化教学,可参考花腰彝小调《阿哩调》的具体教学教案开展实践:课程以文化认知、技法习得、情境演绎为逻辑主线,课前组织学生查阅花腰彝(彝族尼苏支系,又称撒摩人)节庆文化资料,了解《阿哩调》2016年入选玉溪市非遗、2017年列入云南省非遗的文化地位;课中先由非遗传承人示范《阿哩调》的原生态演唱,再由教师解析其轻声吟唱的发声特点、终止音绵长的韵律特质与“阿哩哩”衬词的节奏控制技巧,区分叙事类《阿哩调》(有固定调式、多为长篇史诗)与抒情类《阿哩调》(调式灵活、即兴性强)的差异;课后带领学生进入元江洼垵乡等花腰彝聚居区,在火把节民俗场景中搭配四弦、木叶等乐器完成群体性演唱实践,以此实现技法教学与文化浸润的统一。

3.2 文化阐释深化:建立“技法、语境、精神”的三维教学逻辑

民族音乐的教学不能止步于“技法模仿”,需建立从技法到精神的深度阐释逻辑。教师需完成三重阐释:技法维度,解析不同民族音乐的旋律、调式、发声特征,对比其与汉族民歌的差异;语境维度,结合对应民族的生产生活与节庆传统,讲解歌曲诞生的文化场景;精神维度,提炼歌曲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内核,实现专业教学与文化育人的统一。此外,可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参与教学,通过“传承人示范+教师解读+学生实践”的模式,传递民族音乐的活态知识。针对云南民族音乐,可建立非遗传承人驻校教学制度,定期邀请傣族赞哈、彝族毕摩、纳西族古乐艺人等进校园,开展定制化教学,让学生直接学习最地道的云南民族音乐技艺与文化。

3.3 实践范式创新:构建“校内、校外、云端”的立体实践体系

3.3.1 校内实践的沉浸式体验

在校内搭建民族音乐实践平台,如举办“民族声乐工作坊”,组织学生编排民族歌舞情景剧,还原其民俗表演场景;成立民族声乐社团,定期开展民族音乐作品

展演,强化学生的实践转化能力。

3.3.2 校外实践的在地化联动

与地方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民族村寨建立合作,打造“校地协同”的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与民族音乐非遗普查,协助整理传统曲目的不同传唱版本;鼓励学生担任乡村音乐支教志愿者,将所学民族音乐知识传递至基层。

3.3.3 云端实践的数字化赋能

借助数字技术搭建民族音乐实践平台,如利用VR技术还原民族节庆的民歌传唱场景,让学生获得沉浸式演唱体验;支持学生在合规平台发布民族音乐改编作品,扩大民族音乐的传播范围,同时通过线上展演、跨校交流等形式,提升实践的辐射力。

3.4 评价机制优化:建立“专业、文化、创新”的多元评价体系

打破单一的技法评价导向,构建包含专业能力、文化理解、创新实践的三维评价体系。专业维度,考核学生对民族音乐演唱技法的掌握程度;文化维度,通过课程论文、口头阐释等方式,评估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内涵的理解深度;创新维度,将民族音乐改编作品、实践展演成果纳入考核,鼓励学生进行跨界创新。同时,引入非遗传承人、行业专家参与评价,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确保评价结果的专业性与全面性。

4 结语

民族音乐元素融入高校声乐教学,是一场从教学内容到育人理念的深层革新,其核心在于实现“专业教学”与“文化传承”的同频共振。高校需突破“重洋轻土”的认知桎梏,以地域特色民族音乐为切入点,从教学体系、文化阐释、实践范式、评价机制四个层面进行系统性重构,既夯实学生的专业能力,又培育其文化自觉。唯有如此,才能推动高校声乐教学实现本土化、特色化转型,真正肩负起培育复合型音乐人才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双重使命。

参考文献

- [1]陈旸.高师声乐教学民族化路径探究[J].中国音乐教育,2016(6):3.
- [2]孙立.高校声乐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路径探究——评《声乐教学的多角度透视与研究》[J].当代电影,2024(1):I0008-I0008.